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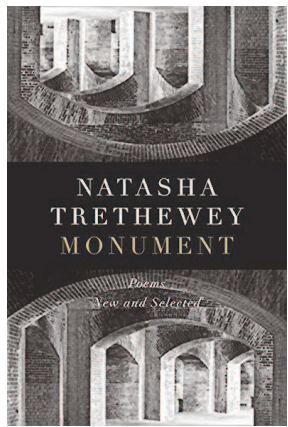
← (上接4版)

播达尔文的进化论,却也引来了当权者的敌视。金索沃尔塑造了十分丰满的人物,并将政治主题编织进了今昔两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中。威拉为了她被踢出中产世界的悲惨遭遇焦头烂额,家人也因为对特朗普态度的不同而产生了裂痕。撒切尔夫人的兴趣则使他成为了世人眼中的异类,他年轻的妻子也只热衷于出人头地,与他貌合神离。在两组平行的人物中,个人生活发生巨变的威拉就好比21世纪知识人的一个缩影,而撒切尔面对的则是世界设定的整体性崩塌。他们无法阻挡天翻地覆的洪流,却依旧不屈地求生。在作者看来,这份在旧有秩序崩塌后仍坚持不变的固执自然可贵,却也无奈且可怜。在这本引人深思的新作中,金索沃尔保持了她一贯的人文主义温情,这也使她足以成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小说作家以及21世纪社会的观察者。

《纪念碑》(Natasha Trethewey 著,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出版)

美国前桂冠诗人特雷修依的第一部精选集,集结了她的一批新旧诗作。在批评界看来,特雷修依的诗句最以深重的历史关照擅场。她的诗歌常以国家的集体精神创伤为主题,诸如内战等撕裂整个美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,在她的笔下都与当下的个人精神世界紧密地连结起来。这些诗作关乎性别和种族、消亡和怀念,而最终都归于救赎。她就像一面镜子,映照出美国社会多元化现状与殖民历史间的隐秘冲突,默默讲述着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中,被忽视、被曲解,乃至被噤声的历史。这部诗集就好像一幅美国建国200余年来的社会群像:混血娼妓、工人阶级的黑人妇女、内战中第一支黑人部队以及卡特里娜飓风中的遇难者,都在她的笔下浅吟低唱,而通过这些人物速写,诗人也将由伤痛和消逝编织成的家族史娓娓道来。

特雷修依有着历史学家般的如炬目光,也有诗人独有的想象力。《浣女》(Wash Women)一诗取材于一幅摄影作品,特雷修依以观察者的视角凝视着相片中的八位黑人洗碗工,用叙事者语气间的疑惑与陌生凸显了当代与历史真相间的疏离感。名作《贝洛克的奥菲莉亚》(Belloc's Ophelia)一诗与前诗机杼相通,它取材于著名摄影师E.J.



《纪念碑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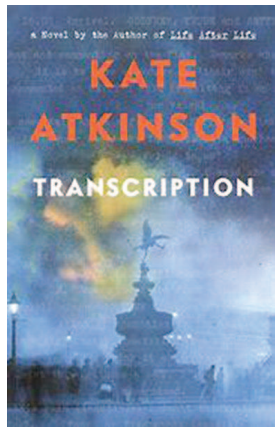
Bellocq 的一幅以沦落在新奥尔良的混血娼妓为主题的人像摄影,但与前作不同的是,这首诗别出心裁地使用了代言体,用这名风尘女子的口吻讲述了一段虚构的“本事”。这些作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,颠覆了我们在讲述种族、性别和集体未来时的言说方式,但又不止于宏大叙事,而是以诗人的共情与理解展示了大时代中个体的无力挣扎。

《如实记录》(Kate Atkinson 著, Little, Brown and Company 出版)

美国《时代周刊》将英国作家凯特·阿特金森的新作《如实记录》(Transcription: A Novel)誉为“今秋不可不读的一本书”。从阿特金森以往的成绩来看,这部新作似乎不应辜负悬疑小说爱好者的期待。作为英国最受关注的悬疑小说家之一,阿特金森有极高的市场号召力,她的代表作《生生不息》(Life after Life)在2013—2014年间斩获柯斯达奖等三项英国图书奖项,并一举成为2013年英美第一畅销小说。

阿特金森在新作中延续了她得心应手的间谍题材,将故事设置在波谲云诡的上世纪40—50年代。孑然一身的主人公朱丽叶·阿姆斯特朗在18岁那年被军情五处招募入伙,负责窃听英国纳粹同情者的会议内容并抄录存档。很快,她在谍影重重的世界中越陷越深,她甚至发现,即使在离开情报机关转而为BBC制作广播节目以后,她依旧无法摆脱谍报机关的阴影。阿特金森选用“Transcription”(抄录)作为小说的题目可谓别具匠心,这不仅是朱丽叶在战争中的职责,也巧妙双关了构成“transcribe”一词的拉丁语词根“越过—书写”,这指涉了朱丽叶在战后的职责:她负责在BBC为孩子“讲述”历史,而她清楚,这不过是在用一个创造出来的伟大“英格兰”遮掩战争后的废墟和累累白骨。

阿特金森历来擅长“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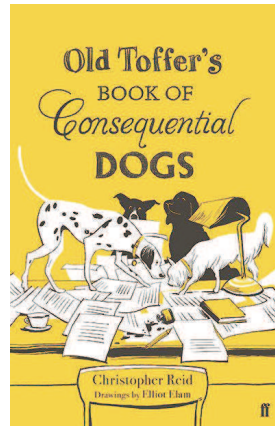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如实记录》

体”,她的“杰克森·布罗迪”系列小说理应归入推理小说,但风格上又与这种体裁若即若离。这次的新作与之如出一辙,虽脱胎于惊悚小说却毫无“神秘”可言。书中有权谋,有惊险,但未知的力量却总与读者的猜测背道而驰。阿特金森在本书中玩弄了一些叙事技巧,故事在朱丽叶18岁的战时与28岁的战后之间左右穿梭,朱丽叶的真实目的也在时间的穿越中缓缓浮现在读者面前。阿特金森在讲故事的同时也乐于时不时掀起幕布一角,来向读者展示她讲故事的金针妙法、构架“纸牌屋”的鬼斧神工。阿特金森的文风一向凌厉、精确又诙谐,对副词的使用更是在英文世界中别具一格,该书的独特语言也会为读者带来不小的乐趣。

《老托夫的狗经》(Christopher Reid 著, Elliot Elam 插图, Faber 出版)

80年前,艾略特出版了一部不起眼的儿童诗集《老老鼠的猫经》(Old Possum's Book of Practical Cats),这部作品经过安德鲁·韦伯的改编和谱曲,名声大噪,是为音乐剧史上的经典之作——《猫》。据艾略特的夫人瓦莱利所说,艾略特还有意为《猫经》撰写一部以小狗为主人公的姊妹篇,但一直无暇完成。80年后,柯斯达奖获得者克里斯多夫·里德实现了艾略特的愿望。标题中“Consequential Dogs”(寸步不离的狗)一词,源于艾略特的司机之口,在一次与艾略特的闲谈中,司机将儿子使用过的奇怪搭配随口告诉了艾略特,而这个精炼的意象立刻俘获了艾略特的心,这也促成了艾略特为《猫经》创作姊妹篇的动机。对于里德来说,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为小朋友创作诗歌,他成功地继承了艾略特《猫经》中的俏皮与机智,精湛的语言花招更是具有一种单纯的听感愉悦。和《猫经》一样,里德的《狗经》也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小狗形象,如马戏团的驯狗犬劳拉、沉思时宛如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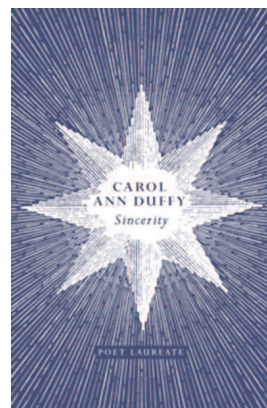


《老托夫的狗经》

睡的名侦探比格犬多布森、坚信自己是一只猫的小狗Frazzlesprat和哲学家猎狐犬Flo。妙趣横生的情节和回环往复的音节不仅适合小朋友,也是成年诗歌爱好者剪裁音韵的良好范本。至于该书是否足以匹敌艾略特的前作,恐怕要由小读者们给出判断了。

《诚意》(Carol Ann Duffy 著, Picador 出版)

英国桂冠诗人达菲在任期内的最后一部诗集,也是柯斯达奖获奖作品《蜜蜂》(The Bees)的继武之作。达菲的诗歌一向凶悍,批评家约翰·兰彻斯特曾在1986年评论达菲的诗集充满了“无法安抚、坚毅而顽固、生无可恋的”诗句,而她的早期作品《1984年的大斋首日》(Ash Wednesday, 1984)中,甚至敢于用一段咒骂作结:“叫人恶心!我的灵魂不是溅满污黑尿渍的/破衣烂衫。什么奇迹,还有三叶草/还有圣餐变体论,都是个屁。/看在上帝的份上,别让你的孩子去参加弥撒。”但在这部新作中,她的愤怒转化为挽歌般的哀思,我们能在这部诗集中看到时间在暮年诗人身上留下的痕迹,诗人在这里缅怀逝去的生命、褪色的恋情以及自己的青春年华,并在纷乱的生活中心中撷取了那些闪光的慰人心灵的美丽瞬间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作品失去了力量,尖利的讽刺在诗中仍然留存。她不仅探索了自己的内心,也将这个动荡时代中个人与现实的复杂性以及政治的虚伪狡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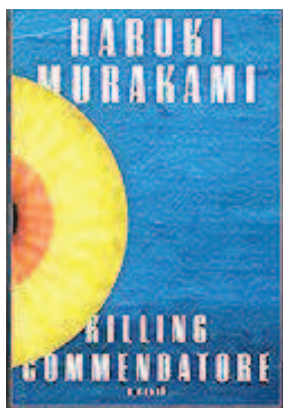
《诚意》

剖露无遗,诗集的同名作《诚意》正是这部集子的主音。

《刺杀骑士团长》(村上春树 著, Philip Gabriel, Ted Goossen 译, Knopf 10月9日出版)

村上春树的《骑士团长殺し》于去年2月出版,中译本已于今年3月由上海译文社出版,英译本本月也终于登陆北美,在各大书评网站上激起了不小的水花。故事围绕一名艺术家与一幅神秘的画展开:主人公在36岁遭遇婚变,遂移居到好友雨田政彦的山间老宅中改换心情,竟在宅中发现了一幅题为《刺杀骑士团长》的神秘画作。这幅日本画是由政彦父亲具彦画就的,奇怪的是,作为当地著名的画家,具彦的作品多在画商之手,他也从没有保留自己画作的习惯,何以偏偏这幅画留在家中?更离奇的是,这幅作品相当狰狞,与具彦的一贯风格相去千里,“骑士团长”的题名与画面中飞鸟时代的日本武士更是风马牛不相及。离奇的故事围绕着重重谜团就此展开。

许多读者已经指出,这本书汇聚了诸种典型的“村上元素”,《旧金山纪事报》撰稿人凯文·坎菲尔德在10月的书评中称村上的新作与《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》《奇鸟行状录》及《1Q84》等前作十分类似,都尝试模糊现实与虚幻的边界,并以陷入“平行世界”而进退维谷的小人物为主人公,神奇地融合了日常与超现实的两种风格。在这些作品中,叙事者都用平静的口吻掩饰了情节的匪夷所思,使其显得合乎情理甚至必不可少。同时叙事者的身份也被锚定为情绪低落的中年男子。但本书丰富的“村上元素”也让这部作品显得有些“似曾相识”“少有令人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”,熟悉美国文学的读者甚至可以从其中看到一丝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的影子。至于英译本的质量,凯文认为其中的一些语句过于陈腐平庸,恐怕未能把握住村上风格的神髓。



《刺杀骑士团长》